

史記菁華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二十三年一月二版

分售所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天濟烟烟哈哈
爾爾
津南台台台濱

直民福誠誠成承
隸衆裕文文
書書東德興文文
局局書書書書厚信

託 出 校 標
售 版 閱 點
者 者 者 者

奉長營安青青

天魯口東島島島
大成誠中成成
東文文文華和和
書厚厚信堂堂書
局局局局局

暨上
各省海
廣益

大達圖書

七號

王 文
太 文

大

新式
標點
史記等
華錄

五

角

題詞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輶而味益深長。顧其顛頤奧衍，既不能束之中筭；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窳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

客有諗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擘摘刺取之，能無剽擄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史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蒼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曹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惡盡涯，遂存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泝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泱泱，覩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

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鳧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嶮，窅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學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備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因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鉤章棘句，卽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竅卻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擷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

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游，此亦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李田氏題。

新式
標點
史記菁華錄目次

秦始皇本紀	一
項羽本紀	三
高祖本紀	一二
高祖功臣年表	一四
秦楚之際月表	一五
六國表	一六
封禪書	一七
河渠書	二六
平準書	二七
越世家	三二
陳涉世家	三四
外戚世家	三六
齊王世家	三七
蕭相國世家	三九

曹相國世家	四二
留侯世家	四三
陳丞相世家	四六
絳侯周勃世家	四八
伯夷列傳	五一
老莊申韓列傳	五二
司馬穰苴列傳	五三
商君列傳	五五
張儀列傳	五六
孟子荀卿列傳	五七
孟嘗君列傳	五九
平原君列傳	六〇
信陵君列傳	六二
范雎蔡澤列傳	六六

廉頗藺相如列傳……………六九
 屈原賈生列傳……………七二
 刺客列傳……………七四
 張耳陳餘列傳……………七五
 淮陰侯列傳……………七八
 韓王信盧綰列傳……………八三
 酈生陸賈列傳……………八四
 劉敬叔孫通列傳……………八七
 季布欒布列傳……………八九
 張釋之馮唐列傳……………九二
 扁鵲倉公列傳……………九五
 魏其武安侯列傳……………九九

李將軍列傳……………一〇五
 匈奴列傳……………一一〇
 衛霍列傳……………一二二
 司馬相如列傳……………一四
 淮南列傳……………一五
 汲黯列傳……………一七
 酷吏列傳……………二二
 游俠列傳……………三一
 貨殖列傳……………三五
 滑稽列傳……………三七
 太史公自序……………一四〇

新式
標點
史記菁華錄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死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乘上古帝位，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一。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鑼，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

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

臣。」始皇下其議。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

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

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

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學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跡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

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讎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蠹。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車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

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以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切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

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畔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郿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

春，漢王都五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

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

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兵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張敖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

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挑戰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

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

韓信、淮陰，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淮陰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

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

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